

WEN XUE CHUANG ZUO LIE HUA

# 文学创作例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邢乃让

# 文学创作例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元月呼和浩特



# 文学创作例话

邢乃让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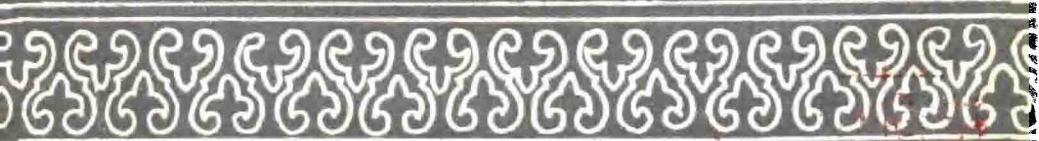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兴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5 千插页: 2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50 册

统一书号: 10089·334 每册: 2.10 元



# 目 录

## 第一辑 作家人品范例

杨朔写《荔枝蜜》的由来	(3)
《虾球传》和黄谷柳	(5)
“皱着眉头看生活”的来历	(6)
王安友在创作道路上的起步	(8)
魏钢焰采访赵梦桃	(10)
碧野在丹江口写《丹凤朝阳》	(12)
柳青·皇甫村·《创业史》	(13)
从小店员起步登上文坛的陈残云	(15)
以无名作家为良师益友的马识途	(17)
在挫折和失败中摸索前进的叶辛	(18)
在逆境中成长的文学家陈炎荣	(20)
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	(21)
在《屈原》首演的日子里	(23)
姚雪垠写《李自成》的一点缘由	(24)
现代戏剧权威李健吾之死	(26)
陆蠡和他的散文《竹刀》、《囚绿记》	(27)
胡也频的生活经历和从容就义	(29)
荒煤对儿时生活的回忆	(31)
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二三事	(33)
脱稿二十三年后才出版的《青春万岁》	(34)
琼斯及其《牢房的铁栏杆》	(36)

普希金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尊严	(37)
《诗人之死》与莱蒙托夫	(39)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	(40)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创作生活	(42)
契诃夫小说里的生动比喻	(43)
雨果的少年和晚年	(45)
揭露贵族阶级的《阿尔芒斯》	(46)
福楼拜的谦虚与“傲慢”	(48)
宁愿死于工作中的狄更斯	(49)
“维特热”与青年的自杀	(51)
既傲慢又谦逊的大仲马	(52)
“引起一场战争”的小说	(53)
塞万提斯坎坷的身世	(55)
先在国外获得声誉的安徒生	(56)
杰克·伦敦和贝西·麦德恩的婚姻	(58)
泰戈尔创作的最辉煌时期	(59)
作家和孩子的故事	(61)
幽默才华与《竞选州长》	(62)
《草叶集》与惠特曼被解雇	(64)
莫泊桑被修道院开除的原因	(65)
修女贞娜拜访巴尔扎克	(67)
阿·托尔斯泰当了一次“小学生”	(69)
他是一个说笑话的能手	(70)
在牢房里写作的《怎么办？》	(71)
美国记者是怎样赌输的	(73)
高尔基和流浪汉	(74)
莫泊桑的良师和益友	(76)
契诃夫和肺病	(78)
一小时写一个短篇的作家	(80)

可尊敬的作家之妻	(82)
受要挟写成的小说《赌徒》	(83)
德永直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	(84)
罗曼·罗兰和托尔斯泰通信	(86)
大仲马弥补知识空白的战斗	(88)
狄德罗因向上帝挑战而被捕后	(89)
高尔基和托尔斯泰讨论《家事》	(91)
为一句台词作家与演员展开争论	(92)
使列宁感到“恐惧”的“六号病房”	(94)
巴尔扎克的“幻觉”	(95)
苏格拉底之死与《牛虻》	(96)
车尔尼雪夫斯基拒绝呈请“赦免”	(98)
莎士比亚从故乡逃到伦敦之后	(99)
巴尔扎克为现实主义文学而斗争	(101)
雨果的《欧那尼》演出成功	(102)
普希金与沙皇尼古拉一世	(104)
左拉是因煤气管道不通而中毒身亡的吗?	(105)
卢梭著《爱弥尔》及其此后的遭遇	(107)
马卡连柯收到退稿以后	(108)
柯贝特和高尔基读书的故事	(109)
裴多菲战斗的一生和战斗的诗	(110)
带着马戏团领奖的马尔克斯	(113)

## 第二辑 观察体验范例

夏天的大路上不能打野鸡	(119)
柯岩对《船长》的采访和写作	(120)
杨子荣、高波、《林海雪原》	(122)
李英儒被派到“古城”以后	(124)
张恨水写《东北四连长》	(126)

《啼笑姻缘》写作轶话	(127)
李季在三边采风的故事	(129)
从岳冬至到小二黑	(130)
《党费》和卢春兰的故事	(132)
袁静和《新儿女英雄传》	(134)
杨益言与《在烈火中永生》	(135)
杨沫的生活遭遇	(137)
生活中确有谢慧敏	(139)
为了描写下等妓院	(141)
公刘的部队生活和诗歌创作	(142)
杜鹏程和《保卫延安》	(144)
草明的《原动力》及其结尾	(145)
雁翼的老奶奶和他的生活感受	(147)
巴金作品人物的生活模特儿	(148)
鲁迅的《故乡》和章运水	(150)
写《春蚕》的茅盾会养蚕吗?	(152)
李乔与《欢笑的金沙江》	(154)
《山地回忆》的来龙去脉	(155)
梁晓声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156)
阿Q，假如就是阿桂	(158)
李双双的模特儿有几个?	(159)
《耕云记》的题材与写作	(162)
不屈的女奴怎样走进了电影剧本	(164)
理由采访妇科专家林巧稚	(166)
萧红的童年和《呼兰河传》	(168)
王蒙谈《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170)
赵本夫《卖驴》的生活素材	(171)
契诃夫小说《主教》的题材来源	(173)

儒勒·凡尔纳从家里逃亡	(174)
杰克·伦敦及其代表作《马丁·伊登》	(176)
杰克·伦敦写《深渊中的人们》	(177)
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自杀	(179)
果戈里的“手头百科辞典”	(180)
剧本《铁甲列车》的写作素材	(182)
凡尔纳在文学道路上的起步	(183)
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儿》	(185)
从幻觉开始的一个艺术形象	(187)
托尔斯泰独特的求爱方式	(188)
记录后母娘狠毒词语的作家	(190)
《印第安人营地》和海明威	(191)
一次眼力的比赛	(193)
《前夜》的写作经过	(194)
迦尔洵写短篇小说《四天》	(196)
“多么响亮的姓氏！马卡！”	(197)
《死囚末日记》写作成因	(199)
塞尔柯克与《鲁滨孙漂流记》	(201)
《母亲》中女主人公的生活原型	(203)
尤利乌斯·伏契克少年时代	(205)
狄更斯文学生活两三事	(207)
莫泊桑谈《梅塘之夜》一书的形成	(208)
《木木》及其生活原型	(210)
柯罗连科札记一则及其小说《严寒》	(211)
果戈里寻求奇闻轶事	(213)
伏尔加河的女尸和《大雷雨》	(215)
从吉美尔夫妇案件到《活尸》	(217)
“科尼的故事”和《复活》	(218)
“包法利夫人的家在哪里？”	(221)

拜伦和他的跛足	(223)
易卜生和劳拉·基勒	(224)
《绞刑架下的报告》和伏契克	(225)
狄更斯的恋爱和小说人物多拉	(227)
松本清张根据社会新闻写的推理小说	(228)
玛丽是玛格丽特的生活原型	(230)

### 第三辑 构思写作范例

冰心《小桔灯》的构思和写作	(235)
魏巍写《谁是最可爱的人》	(236)
《三千里江山》创作点滴	(238)
《红日》创作得失观	(239)
捕捉一闪而过的精神美：《七根火柴》	(241)
赵满囤和《三年早知道》	(242)
茹志鹃醉酌《静静的产院里》的结尾	(244)
《铁道游击队》的初稿和修改	(246)
冯德英写《山菊花》的经过	(248)
江姐绣过红旗吗？	(249)
陈登科的“消化不良”症	(250)
《铺草》的事实与虚构	(252)
《第二次考试》写作因果	(254)
老舍的一次“冒险”	(256)
梁斌写《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	(259)
《黎明的河边》写作情况	(261)
梁斌塑造张嘉庆的形象	(262)
李准写《不能走那条路》	(264)
脑海里漂了十五年的《一只木屐》	(265)
王愿坚写《足迹》	(266)

金圆券摊膏药和《医生》	(268)
叶圣陶修改《稻草人》举隅	(269)
柳青写《铜墙铁壁》	(270)
老舍作品大白话的香味	(272)
《地球，我的母亲》和《凤凰涅槃》的写作	(273)
艾芜写《新的家》	(275)
歌剧《白毛女》从传说到创作	(276)
《陈奂生上城》是怎样写作的？	(278)
《窗口》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经过	(280)
许云峰怎样成为贯穿全书的人物线索	(282)
福庚怎样写《追老姚》	(283)
顾工是怎样写作《传单》一诗的	(285)
李瑛写诗歌《一月的哀思》	(287)
丁玲笔下的《彭德怀速写》	(289)
王老九写《进西安》	(291)
 小林多喜二的杰作：《地下党员》	(292)
以“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的《人类的命运》	(293)
吸引了大仲马的《复仇的金刚石》	(295)
《复仇的金刚石》与《基度山伯爵》	(297)
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阿霞》的构思	(299)
从尼基塔·潘坎兴到《歹徒》	(300)
福克纳写《喧嚣与骚动》	(301)
让——保尔·萨特的小说《恶心》	(304)
描写幻想故事的独幕剧《间隔》	(305)
阿尔贝·加缪的小说《局外人》	(306)
普希金娜是安娜·卡列尼娜外貌的原型？	(308)
玛斯洛娃的肖相描写修改了二十次？	(309)
《红与黑》的原始素材与艺术改造	(311)

把《防雪林》改写为《在外地主》	(313)
《泰利埃公馆》的写作	(314)
《竹林中》与《月光朗照的路上》	(315)
从关于渔夫的通讯到《老人与海》	(317)
列夫·托尔斯泰改稿一例	(319)
世界上最生动的游记	(320)
果戈里是怎样写作的?	(323)
雨果和《巴黎圣母院》	(325)
苏珊·希尔内心描写的新手法	(327)
高尔基创作和修改《母亲》	(328)
老伊里亚在草稿与定稿上的差异	(330)
莎士比亚编写《奥赛罗》一剧	(332)
左拉的《小酒店》	(334)
绥拉菲摩维奇构思《铁流》	(335)
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	(338)
猎枪变外套的故事	(339)
安徒生少年时期的文学生活	(340)
《蠢货》里的故事和《威尼斯商人》	(342)
克雷洛夫和他的寓言《杂色羊只》	(343)
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之死	(345)
《红衣主教》及其创作的幽默讽刺手法	(347)
罗伯特·彭斯和《威利长老的祈祷》	(348)
《阿美利亚》从畅销变滞销的原因	(350)
哈谢克的幽默珍品：《好兵帅克》	(351)
荒诞派剧作家阿尔比及其剧作	(353)
马赛尔·埃美作品中超乎自然的情节描写	(355)
史蒂文生在《宝岛》写作中设置悬念	(357)

## 第一辑

---

### 作家人品范例



## 杨朔写《荔枝蜜》的由来

一九五五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郭同文打算就一篇学术论文向刘本炎副教授请教，便信步走进老师的庭院。这时，刘老师正在紫藤萝下，接待一位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的中年人。茶几上摆着茶壶和茶杯，一瓶精致包装的荔枝蜜也放在茶几上。

刘本炎老师介绍说：“这是我过去的学生、作家杨朔同志，远道而来。他从朝鲜回国不久，要在青岛住些日子，准备在这里写长篇小说《洗兵马》……”接着，又指着郭同文说，“这是我现在的学生。”

杨朔紧紧握着郭同文的手说：“那咱们是同学了。”

郭同文望着杨朔亲切的面容说：“不，您是著名作家，是我的老师。不是吗？从您的作品中我受到很大教益。”

杨朔幽默地说：“不，数学上有个公式：乙等于甲，丙等于甲，所以乙就等于丙。你是刘老师的学生，我也是刘老师的学生，所以咱俩都是学生，都是同学嘛！”三个人同声大笑。

刘老师把荔枝蜜的瓶塞打开了，一股浓郁的甜香扑鼻而入。刘老师细心地调了三杯蜜水，并指着金黄的荔枝蜜说：“这种蜜，成色纯，养分大，……这是杨朔同志千里迢迢，从南方带来的特产……”

杨朔同志笑道：“这是做学生的一点心意。记得，当年刘老师在蓬莱阁前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还讲过蜜蜂采花酿蜜的事。今日，师生同饮荔蜜，当年老师讲课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一眨眼二十多年了！”

“是啊，二十多年来刘老师一直奋战在教育战线上，看您这满

头白发，莫不是让课堂上如雪的粉笔沫染白的？莫不是让深夜备课时灯光照白的？年复一年，如今满头白发，桃李满天下……”

杨朔同志诗一般的语言，说得刘老师眼圈都发红了。

杨朔沉思了一会又说：“刘老师，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您给我们讲白居易的《长恨歌》时，曾讲过这样一段故事：唐明皇为了让杨贵妃尝到岭南的新鲜荔枝，不惜劳民伤财，派人骑千里马，命令‘十里一驿’，‘马上七日夜’，把广东的荔枝连夜赶送到当时的京城长安……，”

“是啊！”刘老师说，“杜牧写诗描绘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新鲜荔枝可不易保存，白居易不是说过，荔枝‘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则色、香、味尽去矣！’”杨朔笑道：“千里马再快，还得七日，杨贵妃吃到的荔枝已是色、香、味去矣！”

师生三人围绕着荔枝这个题，谈了不少的话。当杨朔兴致勃勃地谈到，每年夏天在福建、广东、广西、台湾……有七十多种荔枝先后成熟时，郭同文看着他笑道：“您真该写一篇描写荔枝的散文呀！”

杨朔点点头说：“是的，我有这个想法。苏东坡曾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我若有缘重游岭南等地，一定好好观察一番，写一篇。”

师生们谈话过程中，还有四个小女孩闯进来。她们听说刘爷爷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作家，就嚷着要杨朔给她们讲故事。杨朔看到紫藤萝花上有许多蜜蜂，就给她们讲了《梦游蜜蜂国》的童话。

一九六一年春天，郭同文读了杨朔的散文《荔枝蜜》。后来，他还写了一篇《紫藤萝下忆杨朔》的散文，讲述他在刘本炎老师家里同这位作家会见的往事。

《荔枝蜜》充满诗情画意和哲理，读之沁人心肺。然而，它

是作家经五年之久的酝酿和观察才写成的，文学创作之艰辛可见一斑。

## 《虾球传》和黄谷柳

《虾球传》拍成电视连续剧和观众见面以后，人们对这部独具一格的作品是比较熟悉了，但对它的作者黄谷柳，许多人还是生疏的吧？

一九四七年秋天，夏衍从新加坡回到香港，给《华商报》编文艺副刊。有一天，黄谷柳带着一部长篇小说的原稿来见他。黄谷柳说，十来年以前，他和夏衍有一次接触，是在广州附近的罗岗。夏衍频频点头。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事。当时，夏衍在广州《救亡日报》工作。一天，同人们应一位姓吴的军人之邀，去罗岗游览。黄谷柳当时是一位校级军官，曾被委派护送客人回广州。

夏衍听黄谷柳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广州，听了一位好友的劝告，摆脱了国民党的束缚，举家迁居香港。夏衍看黄谷柳神色憔悴，便问道：“在这儿生活很困难吧？”黄谷柳点点头说：“在这儿举目无亲，卖文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我拼命地写，向报刊投稿，但十篇中最多只能发表一两篇，不久前我下决心写了这部长篇，先请你看看，假如觉得还可以的话，在杂志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都可以。”

黄谷柳的小说，题名为《春风秋雨》。夏衍读完了第一章，就感到十分惊奇。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对广东下层市民的生活，描写得真切而又生动。夏衍决定在副刊上连载，便约他在一家小餐馆见面。夏衍说小说可以逐日连载，但需适应报刊的特点，修改为千把字一小段，并留有引人入胜的关节。夏衍以为这个条件是苛刻的，黄谷柳却高高兴兴接受了，他说：“我正要向